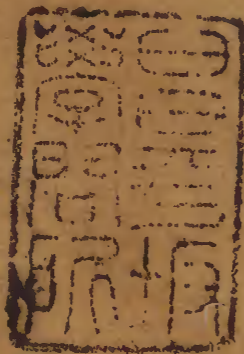


岳王傳演義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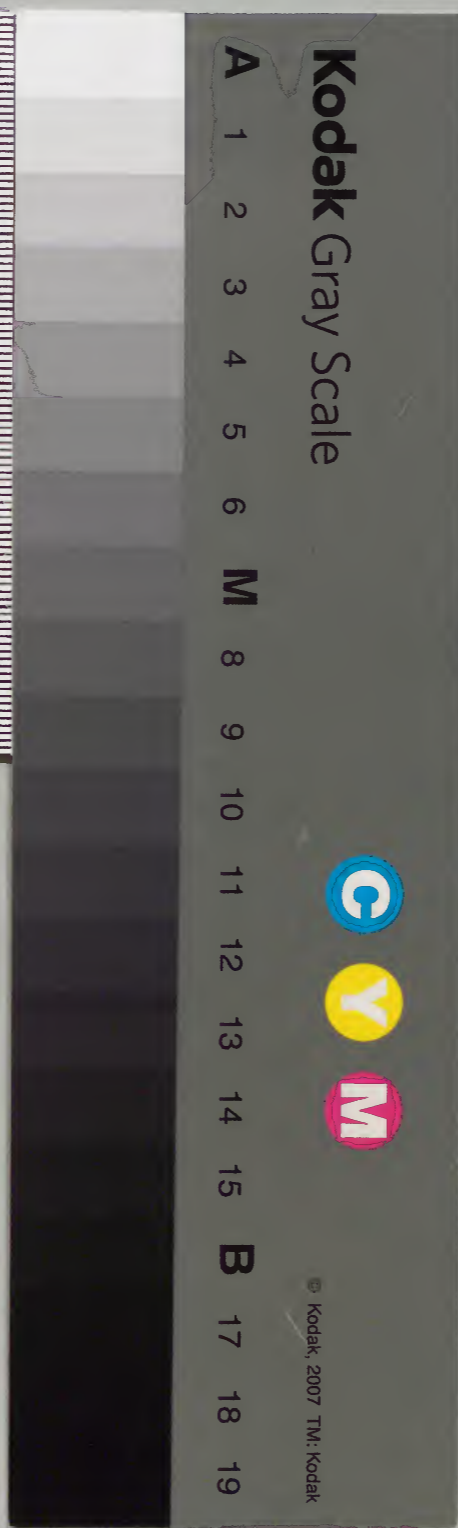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一	八	四	四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內	
三〇八	一〇〇
函	〇〇
二	〇〇
架	冊
號	類

止八才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004
冊數	8 (8)
函號	208 275



秦檜與妻



秦氏向大

新刻按鑑演義全像大宋中興岳王忠傳卷之八

起紹興十一年辛酉歲

止紹興廿五年乙亥歲

首尾凡十五年事實

庫

秦檜矯詔害岳飛

話說秦檜將岳飛父子并張憲拷問兩個月而飛竟無服辭
又見多人說他冤枉會年除夕檜自都堂出在於暖閣中獨
坐悶悶不悅其妻王氏來與同坐向火於東櫳之下偶有使
女捧上棋子一盤秦檜取一個在手中相視心下憂疑不決
將棋子用指甲搥開那棋子皮搥將盡王氏問曰丞相只把
棋子旋搥莫非有事思忖否檜曰前者詔傳聖旨將岳飛父
子拏送大理寺獄中今着心腹人万俟卨元龜年用重刑拷
問織成其獄成將有兩個月光景他不肯招認反情只怕朝
廷知道我今待要放出他來又怕不好以此心下憂疑不決

王氏火



爐畫字



檜寫書通

與万侯高

王氏見說心中大憂就於火爐中將火筋於灰上畫六個字
捉虎易縱虎難奈賊喜而謂曰貧妻所言甚當我意已決一
不做二不休即寫一小票封記了交與一個老吏送去大理
寺迤與万侯高是夜有一大流星如牛帶二小星落下其聲
如雷將到二更時分万侯高令獄卒將岳飛擎在亭下岳飛
舉頭看見牌上是風波亭乃仰天嘆曰皇天皇天我若早信
道月長老之言必不遭此風波之難那一大獄卒不由分說
用一條麻索將岳飛勒死在風波亭下蓋十二月二十九日
也年三十有九歲次日將岳雲張憲皆棄市于鵬孫革等從
坐者六人岳雲死年二十三歲是日黑霧四塞宇宙皆昏
午後霧捲雲收而起狂風風聲悲切拔樹折屋城中內外聞
者無不流涕有舊眼隨岳飛部下官軍在臨穴者皆具素服
而立神主牌位在家祭奠

飛事親孝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妹遺之
飛曰王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邪却不受玠益敬服帝欲
為飛營第飛辟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為或謂天下何時泰
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卒有取民
麻一縷以乘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
者軍號凍死不折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飛躬為調藥諸
將遠戍飛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
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凡有所舉盡召諸
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倅遇敵不動故敵為
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
信智勇嚴闕一不可飛好資祀士竟經史雅歌投壺恂恂
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然忠奮激烈
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

得卒勤死岳



侯于風波亭

岳王著述附於後以便視覽

按春秋斷法罪之不以其理故不書誅而書殺只視秦
檜殺三字則知無朝廷而自殺之也

呂東萊先生評曰飛之死猶不厭衆心飛忠孝出於天
性自結髮從戎凡歷數百戰內平劇賊外抗強胡其用
兵也尤善以寡勝衆其從性克也以百人破群盜五十
萬衆於南薰門外其破曹成也以八千人破其十萬衆
於桂嶺其戰兀木也於穎昌則以背嵬八百於朱仙鎮
則以背嵬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虜人所畏服不敢以
名稱至以父呼之自兀木有必殺飛而後可和之言檜
之心與虜合而張俊之心又與檜合媒孽橫生不置之
死地不止莫須有三字以傳會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千
載而下每念岳武穆之冤直欲顛天而無從也

聞益明題



詩品岳侯

御書屯田三事跋

臣聞先正司馬光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
論人者能審於才德之分則無失人矣曹操募百姓屯
田許下所在積粟諸葛亮分兵屯田而百姓安堵羊祜懷
遠近得江漢之心亦以墾田獲利若三子者知重本務農
使兵無艱食其謀猷術畧皆不在人下才有足稱者然操
酷虐變詐掣申商之法術雖號超世之傑豈正直中和者
所爲乎許卻謂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其德有貶云亮
開誠心布公道邦域之內畏而愛之枯增修德政以懷柔
初附則德過於操遠矣視亮素志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
以興漢室天不假以年遽有涓南之恨枯輔晉武慨然有
并吞之心後平吳身不及見二子有意於功名而志弗克
伸惜哉臣庸德薄才誠不敢妄論古人伏蒙陛下親灑宸

姚震題詩



吊輓岳侯

張琳題詩



吊輓岳侯

翰鋪述二三子屯田足食之事俯以賜臣臣敢不策駑駘
鈍仰副聖意萬一夫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農夫職爾用屯
田以足兵食誠不為難世不揆願遲之歲月敢以奉詔要
使忠信以進德不為君子之棄則世將勉其所建焉若夫
鞭撻四夷尊強中國扶宗社於再安輔明天子以享萬世
無疆之休臣竊有區區之志不知得伸歟否也紹興十年
正月初一日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
西路宣撫使兼管田大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四千戶實
封一千七百戶臣岳飛謹書

東松寺題記

余自江陰軍提兵起發前赴饒郡與張招討會合崎嶇山
路殆及千里過祈門西約一舍餘當途有菴一所問其僧
曰東松遂邀後軍王團練世開幕隨嬉馬視其址乃鑿山

開地創立廟廡三山環繞世方凌碧落高木森鬱將掩烟壑
勝景瀟灑實為可愛所恨不能欵曲進程遙速俟他日殄
滅盜賊凱旋回歸復得至此即當聊結善緣以慰菴僧紹
興改元仲春十有四日何朔岳飛題

律詩 題翠巖寺

秋風江上駐王師暫向雲山躡翠微忠義必期清寨水功
名直欲鎮邊圻山林嘯聚何勞取沙漠群兇定破機行復
三關迎二聖金茵席捲盡擒歸

寄浮屠慧海

湓浦廬山幾度秋長江萬折向東流男兒立志扶王室聖
主專師滅虜酋功業要刊燕石上歸休終伴赤松遊丁寧
寄語東林老蓮社從今著力修

送紫巖張先生北伐

洪兆題詩



吊晚岳侯

徐應鑣



祭岳侯

號令風霆迅天聲動北陬長驅渡河洛直擣向燕幽馬蹀
關氏血旗梟克汗顏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

語說提軍獄卒將岳飛岳雲張憲三個尸首拖出牢牆之外
有重義者暗想岳太尉是個將帥他父子多有功於世天下
人皆感戴他今被奸賊所害若棄了他尸首以後倘或根尋
那時何處取討且擡在九曲偏巷中多多搬取螺螄殼將三
人尸首埋壓着休使人知那岳飛腰間繫一條紫絨條解下
衣着以為日後照証聞者流涕見者悲哀
長洲聞益明詩云

遺恨高宗不鑒忠 誠斯墓木憾天威
赤心為國遺謗沒 青史徒修百戰功
錢塘姚震有詩云

宋朝社稷賴東周 南渡扶持賴岳侯
豈料竟遭奸佞計 忠魂千載恨悠悠

浦城張琳有詩云 金人鐵騎混風塵 南渡安危繫此身
二人不歸天地老 可憐泉下泣孤臣
金華洪兆作挽詩云

十二牌來馬首東 偃城憔悴哭相從
千年宋社孤墳在 百戰金兵寸鐵空
徑草有靈枝不北 江潮無恙水流東
堪嗟詞客經年過 惆悵遙吟夕照中

浙之衢州徐應龍宋大學士也有祭岳王文云
嗚呼維王生焉義烈死矣忠良恒天心以攘黜虜每銳志
以復封疆奇勲未入乎凌烟之閣姦計先成乎偃月之堂
含冤泉壤地久天長中原塗炭故國荒涼嘆狐奔而兔逐

秦熈燒



焚奏疏

恨狼競以鴟張王如在也必能保全乎社稷王今沒矣伊
誰力挽乎頽陽鯁生才謫事類參商方徙新平曲突柰禍
起於蕭牆立身迥異於禽獸合汚忍入於犬羊舍生取義
扶植綱常來今往古人誰不死轟轟烈烈萬古流芳嗚呼
罄南山之竹而書情無盡决東海之波而流恨難量王之
名與天地同大王之德與日月爭光嗚呼哀哉敬奠一觸
從茲永訣于王是將尚饗

却說秦檜既殺了岳飛自知已過恐雷萬載罵名乃使其子
秦熈檜無子取妻兄王領修國史凡有詔書章疏稍有干連
檜者並皆焚燒檜又怕天下士大夫之清議乃具奏曰訪知
天下有意之人窺伺朝廷動作而成私史中間多有邪說而
亂國史乞給榜禁絕之高宗準奏給榜天下禁革仍奏陛下
俊為觀察使副總管謝其訴告岳飛父子也陛下俟高為樞

李夫人說



密使謝其故勸岳飛也此時但附賊檜者則有陞賞許其意
者輕則貶黜重則處斬秦檜與樞密使張俊相謀共殺岳飛
父子曾許他若得事成以諸將兵權付之至是岳飛已死俊
無求退之心貪掌大權檜乃使臺臣江邈等糾劾張俊張俊
懼得罪即日上表求退朝廷准其辭削去官職兵權克醴泉
觀使這張俊快快不悅悔無及矣

何驕復使如金國

却說岳飛之妻夫人李氏在鄂州自從岳招討父子離家之
後又經一月並無音信已日心神恍惚睡臥不寧又兼夜來
變寐不祥因喚過女兒銀瓶小姐謂之曰我夜夢見你父親
回來手中架着一隻鴛鴦木審吉凶好否小姐道我夜來亦
有一夢夢見兄與張將軍各人抱着一根水頭回來此夢亦
不知如何母親且寬心只待金安回來便知端的夫人曰吉

小姐說夢

金安



報信

夫人小姐同



船下臨安

凶難未見夢想早先知想爾父兄在帝關必有着不明之事
 致使我母子心神惶惑今可同爾去天王堂燒香着王師婆
 請下神來問他吉凶遂同往燒香訖即請王師婆降神言无
 事无事只有此血光之灾神既退去夫人謂王師婆曰我夜
 來夢見相公回家手中架着鴛鴦一隻不知此夢如何師婆
 曰此乃拆散鴛鴦也小姐問曰我夜來亦夢見兄與張將軍
 各自抱着一根木頭回來不知此夢如何師婆曰人邊抱一
 木是個休字休矣娘兒兩個聽罷心下驚慌王師婆向前
 曰只才神道說無事何必心慌即今春夢有何定准請老夫
 人小姐且寬心言猶未了只見家僕金安從外走將來報說
 老夫人禍事來矣速准備起行夫人慌問其故金安曰老相
 公小相公與張將軍三人都被朝廷壞了未知家下如何老
 夫人小姐聽說號倒在地王師婆慌扶起叫了半晌纔醒夫
 人與銀瓶號哭不勝情金安曰夫人且回家計議前往臨安
 收拾相公屍首夫人回至室中銀瓶告曰父兄與張將軍一
 處受刑其實不明初張將軍屯兵於淮上我父兄隨使臣宣
 詔而行日前又將御書詔勅盡皆取去必中奸人計也母親
 宜自往臨安以體父兄實迹夫人依其言喚過岳雲婦鞏氏
 次子岳雷謂之曰爾兄年方十二歲跟父出征同心報國爾
 今十一歲矣頗知人事凡有家務須與嫂商議而行我同爾
 姐銀瓶前徑臨安叔斂父兄屍首即回倘或朝廷事干一家
 爾徑來臨安尋我夫人分付已畢即日令金安預備船隻從
 揚子江而去不數日已至臨安居止於城南驛所次日交金
 安根究相公屍首金安領命而去不移時引着掩埋岳侯者
 來見夫人夫人詳悉問之其人係說岳招討被秦檜謀殺之
 時係舊年臘月二十九日夜在大理寺獄中勒死其子岳雲

夫人小姐



拘屍痛哭

銀瓶小



姐投井

金瓶梅

與張將軍次日斬於市曹提牢者將三人屍首去棄暴露墻下吾因思岳侯名震海宇誰不欽仰今日被冤陷而死安忍暴其屍而不收乃將三人屍首掩於一處見收得岳招討所繫絨條一條可為憑信夫人接過絨條視之嗚咽哭泣淚如珠落夫人重賞其人一同前往九曲巷果有螺螄殼壓蓋岳侯三人屍首夫人交去了所掩螺螄殼看見岳太尉形容如生不變夫人抱而痛哭因解去其項下繩索脫却血衣背上海忠報國四字昭然不沒只是皮肉杖痕遍身腥血鮮紅夫人即令將三人屍首換上新衣服移屍於別處卜葬銀瓶見父兄死得冤慘仰天嘆曰我父兄忠心報國南征北討無有休息今日被奸臣陷殺我女兒不能為其雪冤要作何川言罷見道傍有一小深井背向井邊叫一聲苦只一跳投落井中而死夫人聽得井中水響回頭不見銀瓶已知投入井中向前抱井哽咽悲哀金安與眾人見者亦皆流淚曰可憐岳侯父子一家枉死皇天后土其亦念之哉

銀瓶死年一十三歲即今杭州是臨安府在城有銀瓶小 姐廟立在按察西東其廟前有井存焉城外西湖精忠廟 燕寢殿中有銀瓶娘子并張憲夫人小像在焉

夫人因銀瓶投死井中痛哭不已金安勸曰死者不可復生 夫人且自養息可令人撈起小姐屍首與相公一同埋葬再 得計議夫人依其言即着人撈起銀瓶屍首面不改容夫人 見之又哭金安與從人再三勸之方止即日將其父子擡出 埋於西湖之北山栖霞嶺下養子張憲埋於東山神壽巷夫 人既收埋了屍首設祭拜奠訖與金安一行從人逕回鄂州 其婦引岳雷岳雲等半路迎接歸至宅中立岳侯靈位以祀 未數日只見秦檜差着親黨王會前來岳州抄扎岳飛張憲

夫人葬祭



岳侯父子

金酋置



酒相賀

二家王會至岳侯家錄其財產有每年朝廷欽賜之物一一

皆記某年月日某人送至俱封記在庫其有財產器皿盡行

入官兩家人口解到江州抄其住宅將秦國夫人李氏并子

岳雷年十一岳霖年九岳震年七岳靈年五岳雲長子岳市年七

岳次子岳中年四男婦輩氏及家下人口與張憲家屬編發

嶺南去訖話分兩頭却說金國熙宗皇帝近日聽得南朝消

息傳入燕都說道岳飛父子於舊年十二月被秦檜誣以謀

反矯詔下大理寺至二十九日勤死於獄中其子岳雲及部

將張憲皆被斬了熙宗聞之喜曰禮愴所謀委的不負吾國

也諸酋聞知岳飛父子已死無不酌酒稱賀云和議自此堅

矣忽兀朮亦上表云南朝所可畏者惟岳飛一人而已其餘

不足慮也請遣人詣南朝講和一以體中國之強弱熙宗

允奏仍下詔遣蕭毅復知中國議和蕭毅領詔離了燕地逕

到臨安次早會朝入見高宗進上講和詔書高宗覽罷謂毅

曰爾金國皇帝立信誓明言歸我太后朕不耻和比北國有

所需求弗吝與之及此尚未見太后的實美旨爾金主果有

何意不然朕跨江臨淮躬御六龍乘兩河忠義之銳氣整東

南屢年漕運之儲積整甲戈嚴士馬誠不憚於用矣蕭毅

領命而退次日高宗降出聖旨着命何鑄曹勛往金國復命

何鑄等被命入辭高宗召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

可揮卿見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

繫甚重以至誠悅之庶彼有感動鑄叩首領命而出與曹勛

蕭毅一同離臨安迤邐望北地進發及至金國鑄朝見熙宗

首以太后為請後及復命之辭金主曰先朝基業已如此矣

豈可輒改何必固以歸太后為請何鑄奏曰吾主富有天下

而奉顏順意不及其親每遙瞻北庭未嘗不汲汲於衷譬加

金主遣何



鑄回報事

何鑄



回朝

士民有切於奉養者或因事而他出或羈繫於異鄉亦思馳省其親之面而盡一日之歡何況貴為天子錦衣玉食崇瓊瑤華麗之高居列中宮內侍之使令而經年不獲觀其親者乎曹勛亦再三懇請曰陛下若以慈仁之心推及於人使吾王得以近侍皇太后非惟佩德不淺抑且金國有所取用無不允從矣蕭毅亦為之請曰今既講和須令還國使梓宮得安於承陵母子完聚乎內廷此陛下推及仁愛之至天下聞之皆以陛下不拘人之母所以廣其孝也不番人之柩所以昭其信也為質而復還所以明其義也三者盡而聲名洋溢乎中國矣金主聞蕭毅何鑄曹勛之言乃許之謂何鑄曰既已講和事定即將太上皇并鄭后邢后三梓宮及常太后車駕還國汝可傳與宋帝知道何鑄曰臣之命實懸於陛下一言之下今回朝就將陛下玉音傳知宋君宋君必以陛下之

言如綸如緯金若不易也倘復更變是臣等不能以達上意難免彙街之戮矣金主曰誓書已有許歸太后之語豈復有失信之意汝可回奏知勿多煩聒何鑄曹勛即辭金主而回金左丞相耶律德諫曰陛下雖與宋講和且未可將梓宮及太后還國宋臣機謀百出恐有更變則陛下無復管束矣金主曰一言已出豈可復追即遣左宣徽使劉箐以充冕圭冊帝為大宋皇帝歸徽宗皇帝顯肅皇帝鄭氏及懿節皇后邢氏三梓宮及常太后車駕劉箐領命而出且聽下回分解

和議成洪皓歸朝

却說何鑄曹勛回至臨安朝見高宗曰臣見金主深達陛下至誠之意已許歸太上皇梓宮及常太后車駕着臣先回奏知陛下然後遣大臣送到皇太后高宗聞奏大悅曰若然朕當永懷至德所謂生死而骨肉者也何鑄曹勛既退次日金

高宗出



迎太后

群臣朝



見太后

宣徽使劉筭資金主所賜衾冕圭冊帝為大宋皇帝仍傳通
 送帝太后還國高宗受冊已畢設宴款待劉筭因問之曰金
 王許歸太后約在何日劉筭起而對曰金主遣臣先傳與陛
 下皇太后車駕欲臣同日離燕地不久亦至矣高宗聞筭所
 言喜不自勝宴罷決口與廷臣議見太后當行何禮待之何
 鑄曰金主既歸皇太后陛下當出郊迎接以示所重高宗然
 之即准備鑾駕率群臣出離臨安行至臨平地界使臣傳着
 常太后車駕將近帝聽的遂出鑾駕迎候眾百官齊攏列
 道邊遙聞前而鼓樂誼誼車聲鑾轡一行從人擁着皇太后
 車駕來到眾百官拜迎路傍高宗親入接見常后母子歡悅
 自勝高宗復登鑾駕隨太后車駕一同進入臨安中外軍民
 百姓各排門迎接無不踴躍歡呼皆言皇太后復還朝廷社
 稷之福也高宗迎入內殿率眾百官朝賀罷眾臣見太后因

久晉金國近二十年北地風霜不嘗而后鬢髮蒼白各嗟呀
 不已高宗拜曰寡人以太后之故屈耻求和不吝中國所
 有從之今得見慈顏則心志滿矣太后愀然不悅既而泣下
 曰王以吾車駕南還遂言滿其心志其如父兄之耻辱何吾
 近在金時聞得本朝兵勢大振四方從風其成敗勝負之機
 實在於王今專憑講和分天下為南北權各有歸又不知火
 後孰為君孰為臣使中原士民無所專主禮樂征伐不統於
 一人失先帝創立之洪基忘不共戴天之讎豈英明剛斷之
 主哉若今不即報復却使金人養成銳氣鼓勇南來則王又
 能安處一隅而滿其心志乎高宗聞后語默然唯曰待寡人
 與群臣議之是日因奉太后入居慈寧宮時紹興十二年秋
 八月也

后有智慮初聞金人許還三梓宮恐其反覆呼役從

洪皓朱弁



張邵回朝

金主差人



追宋使者

金主差人

者畢集然後起攢宮是時方暑月金人憚行太后慮有他變乃詐稱有疾須待秋涼進苑復問金王借貸黃金三千兩以賞衆人由是途中無虞得還中國矣越三日金行人傳到徽宗皇帝及鄭邢二皇后三梓宮將到臨安乞聖旨預行措置帝聞此消息卽下命中外宰執沿途迎接梓宮喪至帝更易總服迎候安奉三梓宮於龍虎別殿仍命廷臣做舊制執喪哀臨三日至冬十月帝下詔葬徽宗及鄭后於永固陵以邢后祔之尋改陵曰永裕在會稽高宗以和好成復遣使臣沈昭遠楊愿二人詣金國謝恩及請歸宋行人沈昭遠賀金主生辰楊愿賀正旦賀禮俱用金茶器千兩銀酒器萬兩錦綺千疋沈昭遠等辭帝逕赴金國進上賀生辰及正旦禮物金主大喜謂衆臣曰我知宋帝不負吾國之恩今遵誓書依期進來禮物勿失盟好也耶律德奏曰陛下受賀

禮亦在酌宜處之如踰禮接受恐中國譏吾主專意財物此示威於外國計可循契丹例勿接其禮遣還使人照依常歲受賀則天下聞之皆以陛下重德義而無有不悅服者矣金主從其諫卽遣還使人不受賀禮仍以宋行人洪皓張邵朱弁還國詔命已下適兀朮自汴京渡淮北回朝見金主金主以其久勞師在外甚撫慰之兀朮奏曰臣自領兵南下不能占寸土以歸陛下甚致損折兵馬耗費糧草臣之罪不容掩矣金主曰勝敗兵家之嘗何罪之有遂封兀朮爲太師領三省事兀朮謝恩畢聞已歸宋行人復奏曰歸宋行人甚非其利蓋聞洪皓等動有經天緯地之才如縱之歸是放虎入山自遺其患陛下宜早圖之金主嘆曰孤失計較矣時報宋行人已出了燕地金主卽下命遣七騎漏夜追之騎兵亟追至淮西皓等已在舟中矣騎兵不及捉獲自回金國不在話下

洪皓朱弁



見帝論事

却說洪皓與沈昭遠等歸至京師自建炎以來奉使如金者三十餘人多已物故惟皓等三人朝見高宗沈昭復奏知金主不受禮物之意以和議成得歸高宗深服其論召洪皓朱弁張邵入內殿見之帝親慰皓曰朕以太后未歸之時得卿遺書着李徽持歸寡人甚喜以為太后在金二十年未知寧否雖遣使百輩不如卿一書今卿番金十五年而還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漢之蘇武不能過是洪皓頓首奏曰臣在金國頗知聲勢金人所大畏服者惟岳飛至不敢以名呼之惟曰岳爺也及聞其死諸酋皆酌酒相賀陛下須念先帝受無窮之辱乘其未及禦備早定大計不可失也帝曰割地之約已有盟誓太后車駕絕歸即若變更恐不足以取信於天下皓曰拘小信而失大義智者不為也昔湯武之得天下若拘小信則桀紂不當誅天下終不能定矣陛下今以盟誓自拘而忘切齒之讐倘洪基為金人

秦檜怒



罵洪皓

所得陛下竟為南渡之偏安臣等辛苦半生亦何益哉朱弁亦曰陛下與金人講和上返梓宮次迎太后此皆知時知機之明然時勢不回或難固執機動有變宜鑑未兆盟可守而詭詐之心宜嘿以待之兵可息而消弭之術宜詳以講之金人以黷武為至德以苟安為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中興之勢若時與機陛下既知於始願圖厥終高宗見二人陳論剴切甚稱善皓等已退出次日降下聖旨以皓弁所論下丞相府議之秦檜見詔下深惡皓等曰老儒輩終得歸國便有許多話說即奏朱弁以初補宣教即直秘閣除洪皓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皓自知忤於秦檜連疏求退乞終養老母帝曰朕得卿回正將誰論治道豈可捨朕去耶不允其請後被檜安置英州徙袁州卒洪皓人少負奇節有學強記宋正和間舉進士

檜差人擊



斷云按綱目直書行人洪皓張劄朱弁還自金加不耻也高宗建炎初遣洪皓等使金至是凡十五年書還自金則其全節可知矣

道月長老

長老



坐化

却說高宗以太后回鑾和好既成深嘉秦檜之功進封檜為秦魏兩國公詔下檜自思封兩國是與蔡京職同辭不受然檜雖辭而權柄不下矣凡是朝廷政令出其府中誰敢或違之時樞密使万俟卨因事入見秦檜檜與之交論片時因問高曰你飛臨死時曾有何言高曰曾道早信道月長老之言不落風波之難檜曰道月長老何如人高曰居金山寺乃通靈和尚也檜曰你飛謀反必是此人指教即差手下提轄官何立賚信牌前去揚子江金山寺提取道月長老解來問罪何立領了批文即日離了臨安從揚子江徑往金山寺到山門外只聽得鐘聲隱隱磬聲錚錚正遇着道月長老升堂說法何立纜下船隻帶領一二人走在眾僧群內侍立且聽說了便法然後捉他未遲只見那長老到於法座前整頓袈裟燃香問訊皈依三寶已畢合了掌大道一聲問訊遂上法座盤足結跏而坐瞑目少刻間吟出一偈云

吾年三十九 是非終日有 不為自己身
只為多開口 何立自東來 我向西邊走
不是佛力大 已乎落人手

道月長老說偈畢在法座上奄然而逝眾僧齊合掌道師父已圓寂去了何立見長老坐化而死吃了一驚乃取出秦檜帖文與眾僧看曰今蒙秦太師差牌要拘長老有事究問不想已坐化而去只恐其中有詐使我如何回覆太師眾僧曰我師父已知太師差人來拘故登座說偈而逝此明白事耳有何詐偽何立曰爾眾僧須將長老屍骸燒化了方可回覆

全錄正法轉

八

十一

道月長



有執事僧曰此亦不難即令架起柴棚將長老法身擡上舉
火燒之不移時飛焰凌空一聲震響眾僧人近前視之見道
月長老化成幾根白骨何立看見只得與眾人回臨安去了
眾僧將道月長老骸骨於寺之後塔不在話下

陰司中岳飛顯靈

且說臨安城中有二達者一名王能一名李直因見岳飛父
子冤屈而死秦賊位至三公一門享福並無報應王能心懷
不平嘆而謂李直曰天地之間果有鬼神否直曰有能曰如
何見得是有直曰壯士死於國事精神強良魂爽不散而為
豪傑之鬼忠良死於冤枉精神啣恨魂爽不散而為冤屈之
鬼爾不聞杜詩有云新鬼還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王
能聞其言乃從而問之曰夜間有聲嘯於梁上者執灯照之
而不見此乃謂之鬼乎直曰此不是鬼鬼無聲也能又問曰

老升天

李直



命鬼

夜間有形現於堂上者亦視之而不見此謂之鬼乎直曰此
不是鬼也無形也能曰夜間有執物而觸人者用力奪之而
不見此謂之鬼乎直曰此不是鬼也無聲無形安有氣而執
物乎能曰鬼既無聲無氣無形則是無鬼矣李直曰天地之
間有形而無聲者玉石之類也無聲而無形者鬼神之類也
然鬼神之事有嘗有及常漠然而無形無聲此乃鬼神之常
也而無妖孽矣從人所為上違天命而不知怨下逆人心而
不知報謀殺人命死於無辜啣冤吞恨而無伸理此人雖死
則其精神不散魂爽猶存於是鬼神反其常有成於形有憑
於聲應其所作而與妖孽汝不聞左傳有云匹夫匹婦強死
其魂魄猶能憑於人以自淫厲如此之言豈無鬼神乎今岳
飛之死秦賊之奸天下共知既有鬼神為何不加報於奸臣
吾聞在城有伍員之廟至有靈感他曾諫吳王被太宰誅暗

李直王能



廟

拜神訴冤

伍子胥上



表奏天廷

中害之賜劍而死此神當日事今與岳飛相做神若有靈必與岳飛父子雪怨我今與爾齎一炷香往其廟而告之李直曰可則可只不可直言其事嘗言隔牆雖有耳門外豈無人貧友當仔細休落奸人手二人言畢乃往廟中拈香拜而祝之曰

嗚呼神若有知則能禍人亦能福人神若正直則不加禍於君子而當加於小人可也神乎神乎有為臣不忠為子不孝入為逆子出為賊臣天未降刑尚欲偷生神宜先懲以表有靈有專於祿位而不知退上弄國柄下戮同類天未降刑尚欲偷生神宜先懲以表有靈有賣權取福交結朋族一言不善射發如鏃天未降刑尚欲偷生神宜先懲以表有靈令美之色媚於君側巧笑未足已亡其國天未降刑尚欲偷生神宜先懲以表有

靈受托之勤而蔽主人矯傳宣命陷害忠臣天未降刑尚欲偷生神宜先懲以表有靈見冤不解問耐樂成含羞取貴忍垢求榮天未降刑尚欲偷生神宜先懲以表有靈神乎神乎爾曾受枉爾曾無伸如何之所陳何不施於其身若忠者必有厄義者必有窮爾見忠義而獲祐遇奸佞而伸冤非惟去其民患抑亦有代於天工神乎神乎首依吾言而若是須當上達於天聽王能李直祝畢不覺眼中迸血冲冠咬牙切恨而退顯神伍員聽其所祝心中大怒而体自家冤抑相同即時駕起雲端上表天庭乞與岳飛父子伸理冤枉誓言

人心生一心 天地悉皆知
善惡若無報 乾坤必有私

是時岳飛岳雲張憲三個冤魂在於幽冥之中清冷已甚

小姐陰司



尋會父兄



陰魂擒



捉秦檜

金瓶梅

張冷於黃泉之下昏昏黑黑切切凄凄岳飛手挽着一條繩索岳雲張憲手提着已頭叫屈聲亮無從伸訴其銀瓶小姐自撇了母親投井而死特來陰府尋覓父子四回無人陶魂哽咽只見空中淒風淅淅苦雨霏霏正在悲哭忽見父兄三個其父認得女兒向前扯住問着爾如何獨自來到此地哭哭哀哀銀瓶認得是父親音容而告之曰我與母親同到臨安尋見父兄屍首拋了母親投井而死欲來尋覓父兄一處完聚飛謂銀瓶曰不知何在陽間侍奉母親却捨了一命未此尋我二人抱頭痛哭那張憲英魂向前說道我等受如此屈死何不去尋一條路哀告上帝索取奸賊之命四人正議會間只見前面一陣黑雲來到駕着一位天神頭戴三叉紫金冠身披銀鎧茜紅袍手中燃丈八神鎗腰間帶三尺寶劍身騎白馬駕着黑雲駐於空中高聲叫道岳招討尔父子勇智我乃吳國行人臣員知爾等冤屈我已敷奏天庭今將秦檜絕其宗嗣他夫婦不久亦死交永墮地獄受諸苦楚無有出期爾父子一門與張憲且受世間王爵血食萬年護國庇民遇功成行滿佐正天真爾今即便前去尋他索命言訖隱而不見岳飛四人拜謝神明一齊前去尋此奸賊正是

莫道冤愆無報日 只爭來早與來遲

話說秦檜在相府回來纔登德格天樓消遣片時恰到樓上便覺眼花撩亂面前親見岳飛猶如活時手挽繩索走向前來把秦檜頭髮揪住傍有岳雲張憲兩個手持着頭血淋淋的把秦檜亂打連聲叫着老賊快還我四個人命後而轉過一女子渾身是水叫屈連聲把秦賊往前只一推從樓梯上直滾到地下未知性命如何忽有使女因捧茶正見太師死在地下慌叫老夫人來到看了說得魂不護體與婢妾向前

秦檜跌



落樓下

扶起到寢室中待一更時分醒來夫人問其緣故秦檜道我
纔到樓上只見岳飛先在樓上將我揪住隨後岳雲張憲怒
恨亂打聲聲叫道還我命來忽後回轉過一女子年近十二
三歲將我只一推滾下樓梯來今吾遍身骨肉疼痛恰似刀
割如之奈何王夫人見說心中戰慄但曰丞相須寬心休養
久當平復自此之後秦檜精神不在每日恍恍惚惚似醉如
痴寢食俱廢不物晝夜但合眼便見岳飛三四人向前討命
有時如鐵索之聲有時如刀鎗之響一回叫爹二乃是女子
聲音半晌喚孩兒却似將軍之語鴛鴦打狗閉戶開門或吹
燈而滅燭或點火而揚灰或撒東而轉西或那南而移北寂
怕着更深夜靜長愁是驟雨狂風嚇得那秦檜睡處不敢息
燈行處不敢獨走乃與其妻計較如此怎生是了夫人曰太
師放心養病嘗聞佛家有解冤釋結之門薦拔生天之路離

秦檜夫妻



往靈隱寺

城不遠有靈隱寺乃吳浙第一名山三寶殿依所任我同相
公頂辦香燭齋供往靈隱中供佛齋僧修理法事懺我夫妻
所作罪業拔他父子早登仙境自能消其愆矣秦檜聞之大
喜曰若果有是處僅仗佛力能消吾夫婦之尤誠幸事也即
分付何立安排車馬明日早詣靈隱寺何立領鈞旨預整軍
馬伺候不在話下

秦檜遇風魔行者

却說秦檜與王氏一行侍從逕往靈隱寺將近山門寺中僧
官已先有人報知領着衆僧各執香出十里外迎接秦檜與
王氏隨路觀觀景致怎見得好景有詩為証

鷺嶺巒岩堯

龍宮隱寂寥

樓觀滄海日

門對浙江潮

桂子月中發

天香雲外飄

秦檜壁



捫蘿登坎遠

接竹引泉遙

秦檜與王氏車馬已到寺門出轎從東廊而入見壁土俱是文人騷客留題檜甚好文墨其詩從一讀過看至後有一新題云

縛虎容易縱虎難

無言終日倚闌干

三人眼內啣冤泪

流入襟懷透膽寒

秦檜看罷忙然自失慌問住持曰此詩何人所題住持曰近日本寺中新來一個風魔小行者寫來實未識其主意秦檜暗想頭一句是我夫人在東窓下寫出再無他人知道今觀此詩甚實奇怪乃謂住持曰爾可交此行者來見住持稟曰此人風顛不常言語鄙野丞相若召來見恐有衝觸則一書僧行皆及罪矣檜曰既道風魔吾豈深責之速宜叫來住持不得已逕進厨下尋得行者來到法堂前參見秦檜檜問曰

上觀詩

秦檜夫妻



佛前進香

東廊下從末一題是爾記寫得來或是自作明言之吾重賞汝行者曰這詩是爾做來是我寫來檜與王氏聽了心下怵焉又問曰既是爾寫來緣何將膽字恁的放大寫行者笑曰我膽字大又不如你膽更大上不怕天下不怕地夫人王氏見行者言語誠逆謂檜曰此人張狂風勢丞相何必泥問之檜默然惟點頭而已頃間眾僧請丞相行香檜遂與王氏行到殿上參拜諸佛但聞香風靄靄鐘鼓鏗錚行禮畢復轉到方丈茶湯已罷遂進上齋供眾僧拜跪堦前請丞相夫人入後堂受齋檜已進於後堂坐立不安心下只猶豫行者言語仍令人喚過行者眾僧俱進前稟曰適間風行者見太師於法堂胡言亂語不識忌諱望太師寬恕不必再召他檜曰只引的來吾自有事問之眾僧不敢再告復來尋見行者正在厨下向竈燒火住持責之曰適間秦太師敬來寺中修設齋

風和尚



罵秦檜

風和尚



火筒寫詩

燕兒爾風顛亂語要問汝之罪今又着來喚汝亟前去伏謝

不得耳有狂言行者惟呵呵含笑不已手挾着火筒逕走到

太師面前跪倒檜令何立以齋賞之何立頌命將過兩個大

齋賜與行者行者接過手來將兩個慢頭用手劈開把裏面

髓都傾在地檜怒責之曰吾之所賜行者何得將髓都傾了

行者曰我傾髓趕不上爾傾髓言其傾髓每檜曰壞却一個

則可何得兩個都壞了行者曰我壞兩個更强似爾壞了三

四個秦檜聽了愈加不悅夫人王氏問之曰爾風魔証候從

長而得或幼少沾受行者曰夫人問我如何王氏曰若是從

長染此証候則可調理吾令丞相請人爲爾醫治行者曰不

瞞夫人說小行者此証候實長大因在東恩下傷涼得來傷

實與尚量二字同音王氏驚懼莫對檜曰若果如是吾即召人醫汝行

者曰我這病如今醫不得了檜曰既非幼少沾疾如何醫不

得行者曰今來無藥與每字家附與父子手如何辭得此病

附子治風之要藥取意言無了留家父子是難醫也夫人王氏曰丞相不須再三問此

風狂人任從其去矣秦檜曰雖是顛魔言語其實寓有譏諷

深意某心下如何不詳問之檜疑或莫決又謂行者曰爾有

法名否行者曰小人法名守一檜曰爾委的自能詩或人教

爾爲得來行者曰我因風得了胡言胡語總能佐出來初秦

胡人言語着他害你飛檜曰既是爾能吟詩指我爲題當面前做得一

篇即與披剃爲僧給與度牒行者合掌拜謝將火筒於地上

吹開畫出詩來

久聞大德至公勤

都總忠良扶聖王

佔奪朝中第一勳

堂宣功業庇生民

行者寫了四句下韻不湊檜曰爾既能題詩如何不做全篇

行者云若見詩與施字全爾之死期近矣左右叱之曰丞相

秦檜



根前休得亂道檜曰我不怪汝即宜湊起下韻行者又將火筒於地畫寫云

有謀解使諸方用 閉智能令四海遵
賢相一心調國政 路行人道感皇恩

看詩

秦檜喝



打行者

相只顧問此風魔之人得何因由觀其言語題詩都寓着藏頭繼意又省不得明之重交惑亂心曲也行者曰詩同音既省不得只怕不是順理做的爾看那橫行麼秦檜聞其說將其詩橫看乃寓八字又佔都堂有閉賢路檜大怒曰吾乃朝中宰相誰不懼仰爾這小禿敢如是無禮即令左右推出階前杖之左右領令將行者絕待擊下行者扯住接脚大叫曰我觸犯丞相只是無禮不曾殺了大臣如何便要杖我左右只管亂拖將去夫人王氏勸之曰他本是風顛之人太師何必深怒之丞相可以寬容檜從其勸遂交放了夫人曰令此風行者去西廊下吃飯休使再在丞相面前亂語衆僧人恐懼一齊向前把行者推向西廊下行者連叫慢推着夫人令我去西廊下吃飯他却要往東恩下音事字犯字飼音同飯音同言罷一直走往西廊下去了秦檜與夫人心中快快自相謂曰好怪

三傳

八卷

秦檜夫



妻回府

周二畏舟



霞山修養

哉我此一來本待設齋供佛懺解罪尤不想遇着這風行者
說我平昔所為不由我心中不展轉也夫人曰如今佛事
完成丞相須回府又作計較檜即分付何立備奉僧人經錢
整車轎回府何立領諸措置去了寺中僧行各拜謝送出山
門外秦檜歸至臨安後其病稍愈每拜堂日晏乃出自官伺
候起居必待檜有命然後敢退時岳州賚到公文檜聞說岳
字即懷畏懼因奏將岳州改作純州話分兩頭昔者大理寺
臣周二畏因屈問於岳飛乃棄職歸山自知秦檜後必根究
捕獲密遣人於臨安體探消息近日人報秦檜於靈隱寺
修禮佛事言欲懺釋罪愆周二畏聞之嘆曰天作孽猶可違
自作孽不可活秦賊之謂也懺悔其能免耶即與一二童僕
為遠遁之計行次鄂州坐息郵亭中於壁上題詩一首云

自古高官必有危

全忠全孝豈全局

武昌門外千株柳

只見楊花不見飛

周二畏題罷即行入於丹霞山之絕頂修煉自養 後不知
所終却說金主自講和以後日與大臣議論國政忽報廢齊
王劉豫已死金主曰劉豫初事朕即封為齊王以為南朝藩
鎮那時朕甚愛重之及因敗折本國人馬不能承朕志故罷
黜之今聞其死寡人不覺傷感左丞相耶律德奏曰陛下懷
及遠人德之至也以是推於天下何所不服哉金主曰中國
使臣王倫見晉本國未遣寡人欲封為平灤一路都轉運使
爾眾臣以為何如耶律德曰只恐其人重義不肯就職金主
曰朕以劉豫禮待之彼必肯從即下詔往河間召王倫入見
金主謂之曰寡人甚愛行人文學金將封爾平灤二路都轉
運使宜即就職倫奏曰臣奉命而來非降也今以是職授臣
何所謂哉金主曰行人若肯委心歸順就領是職久後當重

金人縊



死王倫

高宗怒



欲興兵

用爾不然難歸中國也倫曰臣未離京師時已將此頸付於度外矣金主怒曰爾道我國無利刃乎倫曰乃雖利不殺行人金主益怒命武臣將帛勒之於堦下倫知難免遂冠帶南向再拜慟哭曰先臣文正公以直道輔兩朝天下所知今臣將命被留於金金主欲汚以偽職臣敢愛一死以辱君命哉武臣遂將王倫縊死金主命曳出之後葬於燕山於是金都地震兩雷三日通鑑河間地震兩雷三日聞者哀之河間消息傳入京師高宗聞得金主殺了行人王倫大怒欲起傾國之兵與金主決一雌雄樞密使方侯高奏曰陛下勿以小忿而損國計朝廷以初議和軍士得休息今因殺行人之故又復勞動士馬未見其利也縱金主失盟陛下正在守德以待候府庫財克糧料贍足乘久養之銳氣干戈一臨醜虜可滅矣高宗怒未息忽報提舉太平觀劉子羽卒前中丞何鑄亦奏曰邊廷將士日已喪亡陛下且寬征伐以待天命也高宗允奏遂寢其事

子羽字彥修崇安人齡之長子天性孝友慷慨自許每有指身殉國之願當事之難眾人惶撓失措子羽色逾厲氣逾勁每事立斷凜不可犯尤長於兵料敵決機殆無遺算得將士心皆願為盡死其為政發姦摘伏若神所治不畏強禦輕財重義緩急叩門無愛於力振人乏絕傾貲倒廩闔家整延名士以教鄉之秀子弟吏部郎朱松疾病以家事托子羽築室居之舍旁教其子熹與已子均卒以道義成立平生再貶徙處之怡然不以介意而其許國之誠則至于死而不解也

弒熙宗顏亮弄權

冬十二月有星孛於西南高宗下詔求言時張浚被貶連牒

張浚



上疏

秦檜奏



貶張浚

全宋文卷五十三

聞帝有來言之詔欲上疏論時事以母太夫人許氏年高恐言之必被禍累及其親惟快快悵然而已每臨席坐必出奮怒之聲其母問之曰有何激切而若是哉浚具言告母曰兒因星變諫上已被謫默今聖上有詔求言吾將具疏陳論時事恐累及吾親故不敢言許氏笑曰吾兒所慮有愧先人多矣昔爾父在紹聖初舉制科策有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恐不言而負陛下至今此策使人讀之見其忠義凜然爾食朝廷俸祿欲言時事被一婦人所掣非大丈夫也浚聞母言意遂決即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胸間不決不止遲則禍大而難決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下謀之於心謹察情偽使在我有不可犯之勢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異時以國與敵者反歸罪正議此臣所以食不下咽而一夕不能安也高宗覽疏以示於秦檜檜奏曰天下已太平矣張浚所陳意欲陛下復用兵以毒下民也乞再貶之以為懲戒高宗曰疏章所論其亦時政之大綱不允則已何必仍謫之哉遂不聽檜語塞而退次日不由上知降出矯詔貶張浚於鄆州群臣莫敢言者清遠軍節度副使趙鼎聞知浚上疏復被貶乃嘆曰吾與浚同列於朝政事相親猶如兄弟今吾二人因忤於秦檜兩遭謫出今浚拳拳忠於朝廷連被遠放吾且病羸其能久任乎鼎因感慨深切得疾愈重自知不能起先書墓中石記其住居鄉里及朝廷除拜歲月且題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屬其子汾曰秦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然禍及一家矣但我死後乞請骸骨歸葬遂不食而死年五十九歲時十七年冬十月也

鼎為相專以固國本為先以為本固而後敵可圖讐言可復

金國司天



官占星象

惜其見忌於檜齋志以沒然中興賢相則昂為首稱焉死之日天下聞而悲之
高宗聞趙鼎卒於清遠軍傷悼不已因謂廷臣曰鼎忠貞事朕雖唐之魏徵亦不過是初魯决策北伐中外諸臣不及若遠矣值國事倥偬之日而遂物故朕實傷之簽書樞密院事樓炤奏曰鼎之雄才舉國莫及為不附和議貶卒於外然其忠心貫於日月誠不愧古之賢相也高宗即下詔以趙鼎靈柩歸葬樓炤復奏曰此鼎之初志耳陛下若成之則鼎九原感戴矣詔下清遠軍當道官司優具喪儀將趙鼎靈柩歸鄉里以葬不在話下却說金國司天臺官律耶禮奏知熙宗臣昨觀天象見南北二顆星一主將位一主相職其大如斗從天上墜下流光四散應南朝本國損一將相又且近北帝星不明更防本國有賊臣竊盜神器之禍熙宗聞奏正猶豫間

金主用完



顏亮為相

忽邊廷有文書來到中國前左丞相趙鼎已卒熙宗聞報嗟呀自謂臺官所奏不差實未知吾國所喪者是誰未數日又報金太師領三省事兀朮卒眾臣皆驚熙宗涕然淚下曰兀朮既死吾國勢孤矣
金自粘沒喝死撻懶蒲盧虎等皆有自為之意幹本獨立不能如之何使無兀朮則金國日就衰弱矣故其國論功以為粘沒喝後惟兀朮一人而已
兀朮既卒熙宗與眾臣商議誰可復居重任總理國事眾臣皆以完顏亮太祖之孫是人名望素重陛下若委任之可保金國無事也熙宗曰卿言正合孤意副左丞相宗賢諫曰完顏亮性忌殘忍不可用也熙宗不從其諫以完顏亮為正章政事進為右丞相亮既得政謂譽金主引用有勢望子孫漸黜退其違已者熙宗大悅復陞完顏亮為太保領三省事職與

金主與完



顏亮宴飲

宮人扶全



王避火災

兀亦同矣完顏亮寵遇日隆立朝益無忌憚衆百官緘口莫有敢言之者自是熙宗退朝日與完顏亮宴於後池極其歡樂必完顏亮醉方許退出亮離後池嘗值日晡之際完顏亮或醉不能舉動熙宗則命宮妃扶掖而出因是完顏亮遂有篡逆之意只是未得機會也國之政事委於裴蒲皇后聽理熙宗坐朝日少惟思飲酒縱樂朝官以裴蒲后理政往往因之以取宰相金皇統九年五月熙宗與衆臣議曰寡人欲繼嗣備承大統爾衆臣以爲可否宗賢諫曰國既有嗣東宮德譽日聞足可以代天位陛下如再立之適起爭端非善後計也熙宗曰上國有四五王者亦使領封疆各守其位遇有一登大寶則衆心自服矣何爭之有耶律德復諫曰昔者封王爵各酋一乃非立繼嗣之謂實使居藩鎮以輔翼王室也今陛下若復立東宮則權柄不一必有後患矣熙宗見衆臣

諫之意切遂退入後宮與裴蒲后商議后曰此事出陛下意據臣妾論之極悖理也熙宗心不能平過數日后每以言激之熙宗怒嘗欲殺后恐衆臣議論故啣心下朔日熙宗臨朝罷退入後宮宮妃奉進宴席熙宗縱酒自遣適裴蒲后朝見勸熙宗飲酒至半酣后曰陛下屢日縱飲中外皆以太保完顏亮將起叛逆意陛下須謹防之熙宗曰完顏亮是寡人親信之臣豈有是事爾休聽衆臣所言后曰大詐似忠正是詭譽陛下得以近侍左右而起謀意耳熙宗默然亦不敢再諫金主將就寢忽大風聚雨雷電震壞寢殿見鷓尾有火飛入金主寢內霎時間四處通紅將熙宗龍床幃幔皆燒着宮人大驚忙扶熙宗趨出別殿避之熙宗被酒未醒宮中烈焰逆天裴蒲后恐奸人乘勢作亂不開宮中門鑰惟令衆侍官即時救滅其火近三更火勢方滅止是燒了後宮寢殿次日

完顏亮



貶雲中

金主宣



回顏亮

又大風壞民居官舍五十所瓦木人畜皆飄颺十數里死傷者數百人熙宗以天變特異肆赦重罪因問廷臣曰天變若是誰使為之副承宗賢奏曰完顏亮專權自恃橫行中外又日前臺官奏北邊帝星失明今顏亮每有不軌之謀故天示大變以警陛下熙宗不悅即放顏亮於雲中以修天譴不題却說完顏亮被奪去官職放逐出雲中快快不已自言他日若得大位當以宗賢骨為泥粉以雪其恨因與心腹人董孛太濟番漢人也完黑豹亮之族弟議曰吾意得大位在掌握中誰知已被放出是謀之不成反得其禍也董孛太濟曰金主荒淫縱酒無度不久必再用公也亮曰何以知之董孛太濟曰金主之側皆公昔日所引用之人彼深感公德豈肯致公於度外吾是以知公必復取也亮未信密遣人於金國體探消息越兩月人報曰金主日前因縱飲宮中裴蒲皇后言激其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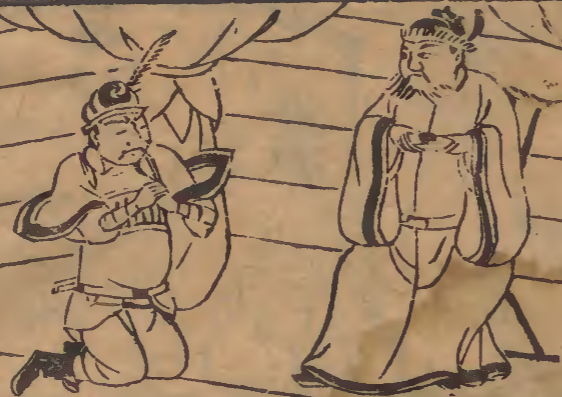
被金主以手刃殺之復立王姬撒斡納於宮中每要取用太保衆臣力阻之未果又殺其左司郎中三合即今要取大保代其職矣亮聞之大喜曰若果如是是遂吾志也言未畢忽使臣贊金主詔命來雲中復召完顏亮為平章政事亮得詔望比謝恩畢着使臣先回與董孛太濟議曰事不宜遲遲則有變乘此機會大位可圖也董孛太濟曰公可隨詔入朝吾以精壯士傍立遇金主迎候公即刺殺之復教完黑豹部領軍馬一萬埋伏城外候內有動靜乘勢殺入金主近臣皆公之故舊必無不從者矣亮大悅此計甚妙即日准備停當次日離雲中徑詣燕京入見金主金主聽得完顏亮來到親出御階前迎候亮先入董孛太濟與侍從壯士一湧而進中官阻當之曰禁闕中豈許諸人亂入董孛太濟叱曰金主有召誰交爾阻攔完顏亮近金主前掣出短刀金主見勢不利

顏亮刺



死金玉

顏亮坐



朝听改

大叫曰完平童果有謀意吾未信今日做將來也即呼文武何在言未畢完顏亮一刀刺透咽喉熙宗血噴而倒武臣劉嘉遠撞出曰謀君賊休走舉銅鎗望完顏亮打來顏亮躲過董孝太濟喝曰匹夫無禮一戟刺中嘉遠胸膛而死中外聞動欲來救護完黑豹一彪人馬從城外殺入金主前後侍臣盡完顏亮所薦皆不動手亮即下令曰金玉荒淫無度縱酒殺了裴蒲皇后及忠貞之臣左司郎中三合今吾殺之復立賢君以安金國敢有異議者以刘嘉遠為例衆臣緘口中外恐懼只得聽允亮即以撒眞太后臨朝自於外殿聽政封董孝太乙為左丞相完黑豹為金吾大將軍以宗室蕭裕為尚書左丞蕭玉為禮部尚書其金玉近侍親臣各就原職搜羅致讐臣僚殺之惟宗賢耶律德知機預先備下走路已及完顏亮入燕都宗賢與耶律德隱匿江湖不出時完顏亮誅其

親屬復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粘沒喝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太宗粘沒喝後皆絕矣

瓊山任氏曰嗚呼孰謂天道無知哉吳乞買執宋徽欽二帝而辱之而害及其戚屬當時之臣為之致力者粘沒喝即粘罕也也夫中華之主奉天子氏乃天之子也以裔夷之賊而凌天子之尊是不知有天矣天豈容之乎宋人力微不能報之天乃假手於其子孫俾自殺其子孫以代宋人報讐焉自歲丁未至此僅二十有四年欽宗猶及見之出乎爾反乎爾其受禍之慘蓋亦相當矣嗚呼天道果無知哉後之夷狄特其強力以為中國害者亦可以鑒已

東陽市施全死義

却說邊廷消息飛報入中國近臣奏知高宗聞之大喜曰金

高宗幸秦



檜第宴飲

施全伺候



行刺秦檜

全宋王

王被弑朕無憂矣衆臣請曰來其國中無王起兵伐之可也
秦檜諫曰金王雖亡必完顏亮理政且兼北方士馬精強屢
年豐熟稟有陳積未可輕舉高宗允檜議自以金國兀术熙
宗已亡無敢有犯南朝者每日幸秦檜第宅取樂賜檜銀萬
兩絲絹萬疋錢萬緡絲色千疋及出入車駕加封檜妻王氏
兩國夫人子秦熺學士承旨熺妻郡夫人孫秦垓秦堪秦坦
並除直秘閣賜三品服自是秦檜恩遇日加橫行朝廷耳無
忌憚矣出入城中百姓望見一許之地即夢寐匿若遲了手
脚即將眼精去之人畏懼其來猶如猛虎也有後軍施全見
其威勢獨壓心懷不平自念岳太尉父子功勳甚著亦遭屈
陷死全家遷徙嶺南若使蒼天有眼肯容此之極惡哉昔春
秋時趙襄子殺智伯秦其頭以爲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爲
之報讐乃詐爲刑人挾短刃入襄子宫中塗廁待襄子來而

行刺襄子至廁心動令人四下搜捉乃得豫讓左右欲殺之
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爲報讐實忠義士也吾謹讓
之耳因放豫讓讓又漆身爲癩吞炭爲啞使人不識伏於橋
下俟殺襄子襄子將過橋其馬先驚因令左右搜尋復得豫
讓殺之且豫讓爲人臣而爲君報讐誠大義也吾與岳侯本
非同僚親族只想着高宗南渡汴京失守若非岳侯父子豈
有今日所恨奸臣秦檜伺其成功之日連發十二道金字牌
召回軍馬又構陷張憲連詞害死於獄中此等克屈我秉賜
如何不激烈我必戮之少快平生志也施全次日早進於城
中僻處等候不移時五花頭搭已過道聲秦檜趨朝施全遙
望見秦檜未曾乘馬止坐一小轎轎之三面皆用布板遮閉
前後盡是穩簾闊透手下隨從者不計其數施全自忖此賊
原來亦知防人暗算吾意殺得此賊一爲蒼生除害二爲岳

侍從捉



住施全

侯報冤事不成亦做個奇男子也言罷秦檜擡轎近前施全拔出利刀望轎慢直刺進去不想轎厚密緣何及得檜身被侍從提轄官一齊將施全捉住解往秦府來秦檜令押過施全問其姓名施全並無懼色曰吾乃東平人氏姓施名全官授後軍之職檜曰誰交爾來行刺說出那人我便饒汝施全厲聲叱曰汝乃罔君敗國之賊天下人皆欲殺汝豈獨我乎檜怒曰必有人唆令他來不認交獄卒痛打施全大呼曰爾暗通金國專主講和却乃謀殺岳家父子以快金人之憤致使中原不可再復虜賊仍是猖獗普天之下莫不欲啖爾肉為岳侯報讐也今事不成有死而已老賊何國則我是誰交來乎秦檜無辭以對惟交拿送大理寺獄嚴審

赴雲陽市斬之後人有替施全仗義云
烈烈轟轟士 求仁竟弗難 春秋稱豫讓

雲陽市



斬施全

宋代有施全 怒氣江河汰 忠言星斗寒
東陽耳就戮 千載史斑斑

自此秦檜出入每用五十餘人長刀短劍前後隨行檜退入燕居悶悶不悅王氏問之丞相幾日嘗有憂色其實何故檜口曰前因趨朝半道偶被一小軍官將行刺於我為提轄官所捉押歸府中體問其名曰乃是東平人施全吾以重刑拷勘問其是誰唆令甚被其赫厲一頓竟令押赴大理寺獄取招斬於雲陽市中自斬施全後自覺神思疲倦舊疾復作竟不知所以也王氏曰昔與丞相往靈隱寺修齋曾交風行者題詩未得全韻及丞相責令湊之風行者道若要詩全不利於丞相矣今此人名為施全莫非風行者唆指來謀丞相秦檜聽罷猛省曰夫人言者是也即喚何立近前謂之曰爾可帶領提轄官數人前往靈隱寺捕獲風行者不可失誤若恁

何立拏



風行者

前如道月長老事二罪俱發何立領鉤旨與提轄官逕到靈
隱寺來尋見風行者何立一把手提住曰秦丞相令來拏爾
即宜赴行風行者笑曰何德性急只吾一人身不滿四尺手
無縛雞力豈能走脫此寺乎日前小人因言語觸犯丞相自
知罪過正待沐浴更衣敬詣秦府中叩首請死何用固執之
爾眾人且放手立於居舍外待我入僧房中更了衣服即同
爾赴府中見丞相決不連累汝也何立等曰此言亦是終不
然爾會騰空而去哉即放了行者進入房中何立與一起提
轄官圍住舍外等待行者過了一個時辰尚未出來何立疑
惑與眾人搶入房中不見了風行者四下搜尋並無下落只
近床邊卓几上有一小匣封記上寫云匣中之物付秦檜收
折何立不免將此小匣與衆提轄官回報太師太師折匣封
匣內有小帖子題詩一首云

風行者



詩付秦檜

脫下袈裟起了參 懶於塵世守山庵
二時齋飯無心戀 百歲功名沒意干
性若白雲穿冷袖 心如皓月浸寒潭
太師問我家何處 只在東南第一山
秦檜看詩罷大怒謂何立曰日前拏道月長老既已買縱今
又放走風行者却將此匣來搪塞於我爾今即往東南第一
山捉還風行者饒爾罪過若捉不來本身取斬全家發配嶺
南何立聽罷驚惶無措連聲應諾領鉤旨出歸宅中與妻子
議曰我之一命懸於風行者矣丞相發怒責吾放走此人今
復令往東南第一山尋討我想着東南第一山實神仙居止
所在世人如何到得且風行者日前在靈隱寺中見他其人
言語不啻非塵俗僧行終是莫得今無奈只得領旨前去根
究若空回來則我一家不免受禍莫如乘此機而走庶救一

高宗幸秦



檜第視病



秦檜伏

拜高宗

家之遷徙也妻子皆號泣而別次日何立於相府取天下地理圖視之東南第一山在昭軍城東有山名曰第一山怎見得宋元章有詩云

莫論衡崖撞星斗 且是東南第一山

何立視地理圖畢省得路程遙望昭軍城而去不在話下

秦檜死復還

棲霞嶺詔立墳祠

却說秦檜自差何立往東南第一山捉捕風行者後心懷疑懼曰晝間管聞悽慘冤抑之聲因是病染漸深日重一日不能復起視事時百官有所指揮亦雖稟過然後施行高宗聞其病體轉加親幸其第候問之曰朕以卿屢日未造朝知卿染疾莫起卿之後事欲何須當朕向陳之檜扶病倚於床前無一語囑後事惟涕泣而已久之乃曰願陛下益堅鄰國之

懼盟謹國是之搖動他無所請也高宗曰此事實寡人盟誓卿不必過慮但自善保其體耳其子秦熈伏拜於御前曰臣父若有不幸望陛下念父之辛勤以位襲於臣也高宗曰爾之父居丞相職尚有不足於眾臣卿今或襲其位必不能久安寡人自有處之熈見高宗弗允其請大懼而退帝駕已出檜命執政官各具其經由事呈報檜能書押者照在府時依例發遣之惟一德格天樓西壁上寫張浚趙鼎子汾李光胡寅胡銓五人名字必欲殺之示不忘也及檜病危不能書押而得不死矣是夕秦檜死臨死時口中噴出舌頭上肉掙挫呼救命之聲不勝哀苦童奴皆遠遠避之頃間嘔血數升而絕未數日其妻王氏偶在庭前見秦檜身荷巨枷如重囚悲哀求救後有數十鬼形者各執刀斧逐之王氏疑目觀視見秦檜返顧謂曰東恩事犯矣言罷鬼類重打之而去王氏驚

秦檜家眷



昏在地眾婢妾見忙扶入房中氣絕身死後人有七言八句
斥秦檜云

宋祖明良值太平

高宗南渡起胡塵

奸臣進幸專和議

志士沉埋失用兵

排逐忠貞居別墅

暗通讐虜耗朝廷

臨危期有天垂報

咬舌誰憐痛楚聲

秦檜既死次日事聞於朝高宗隨即下詔黜其子秦熿罷職
閑住其親黨曹泳等三十二人皆革去官職全家遷發嶺南
去訖此小說如此載之非史書之正節也

評曰觀秦檜秉尚書之重權朝廷政事皆由已出孰敢
阻之及其死即奪去官爵不賜祭葬竄其親黨於嶺南
可見檜在日威震人主也

高宗仍下詔取還岳侯張憲家屬命有司營造岳王墳墓創

發配嶺南

高宗封贈



岳王子孫

立祠宇以享之官其子孫十二人 理宗朝封贈王之六代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胡比京西路宣撫使節制河東諸
路招討使兼管田大使神武後軍都統制太師開府儀
同三司武昌郡開國公謚忠武追封鄂王岳飛配享太
祖廟

王曾祖考岳成贈太師魏國公 曾祖妣楊氏贈慶國夫

人

王考岳和贈太師隋國公 妣姚氏周國夫人

王妻李氏贈秦國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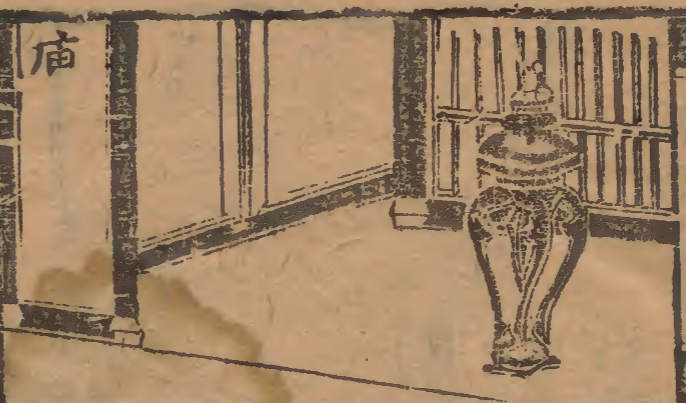
王長子岳雲封左大夫忠州防禦使武康軍節度使

冢婦妻鞏氏封恭人

次子岳雷封忠訓郎閣門祗候

第三子岳霖贈朝廷大夫敷文閣待制

岳王西



廟

湖建廟

第四子岳震贈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管平事

第五子岳震贈修武郎閣門祇候

王孫岳雲長子岳甫

次子岳申並封承信郎

岳雷長子岳經

次子岳緯

第三子岳綱

第四子岳紀

亦各封承信郎

岳霖長子岳琮

次子岳琛咸授承信郎

第三子岳珂封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通城縣開國

男

今王精忠廟同墳所在於西湖棲霞麓墓道極其美觀四圍栽植樹木枝皆南向誠知王之靈千載之下不忘乎宋也祠宇前殿中間塑岳王之像王之右塑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武康軍節度使岳雲之像王之左塑烈文侯張憲之像後殿中間塑王之父太師贈國公岳和之像王之母周夫人姚氏

塑岳王



像祭祀

之像及王之妻秦國夫人李氏之像傍有忠誠閣閣門祇候岳雷曰奉大夫敷文閣待制岳霖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管平事岳震修到即閣門祇候岳震及王之女號銀瓶娘子並張憲夫人王之將昌文侯徐慶煥文侯董先輔文侯牛皋崇文侯李寶尚文侯王貴皆有像王之墳後面乃勅賜褒忠衍福寺有田百餘畝每歲給之備克修整祠宇永宗王之祭祀云耳武昌有勅建忠烈廟以祀王之靈其別光州等處各有王祠不在數焉後人讀史至此次韻趙子昂一律

宋祚中興勢未離

英雄生死係安危

班回南土君王詔

逃遁金人令字旗

奸檜有心終作孽

生民無主竟難支

堪憐歌舞西湖夕

一度遊吟一度悲

效顰集東恩事犯

胡迪看東



窓傳大怒



胡迪作詩

罵秦檜

話分兩頭續說錦城士人胡生名迪性志倜儻涉獵經書好善惡惡出於天性一日自酌小軒之中飲至半酣啓囊探書而讀偶得秦檜東窓傳觀未竟不覺赫然大怒氣湧如山擲書於地怕案高吟曰

長脚那臣長舌妻

按秦檜在時嘗與同窓數人處於庶下偶異人至問諸生曰此長脚者何人他日雖貴其奸邪殘惡必為國家之患諸公亦有被其害者故學中呼秦長脚

孝苦謀夷

為殺岳飛父子也

天曹默綠無報地府冥冥定

有私黃閣王和千載恨

言檜為相專主和也

責衣行酒兩君悲

徽宗欲宗北狩金人以二帝為燕庶使着青衣行酒如晉懷

者愚生若得闍羅做

剝此奸回萬劫皮

朗吟數遍已而就寢俄見皂衣二人至前揖曰闍君命僕等相招君宜速行生尚醉不知闍君為誰問曰闍君何人弄弄味平生今而見召何也皂衣嘆曰君至則知不勞詳問強

生行及十餘里乃荒郊之地烟雨霏微深秋之時前有城郭而居人亦稠密往來貿易者如市廛之狀既而入城見有殿宇崢嶸朱門高敞題曰曜靈之府門外守者甚嚴皂衣者令一人為伴一人入白之火焉出曰闍君召子生大駭愕問知所以乃趨入門殿上王者袞衣冕旒類人間祠廟中繪塑神像左右列神吏六人綠袍皂履高幘廣帶各執文簿塔下侍立五十餘輩有牛首馬面長喙朱髮若猙獰可畏生稽顙塔下王問曰子胡迪耶生曰然王怒曰子為儒流讀書習禮何為怨天怒地謗鬼侮神乎生答曰賤子後進之流早習先聖先賢之道安貧守分循理修身未嘗敢怨天尤人而矧乃侮神謗鬼也王曰然則天曹默綠無報地府冥冥定有私之句孰為之耶生方悟為怒秦檜之作再拜謝曰賤子酒酣罔能持性偶讀奸臣之傳致吟忿憾之詩願望神君特垂寬

關王差



召胡迪

關王看



供大咲

有王呼吏以紙筆令生供歛讓曰爾好捷筆頭議論古今人之臧否若所供有理則增壽放還脫辭意舛訛則送風刀之獄也生謝過再四援筆而供曰

伏以混沌未分亦無生而無死陰陽既判方有鬼以有神為繫門傳因果之經知地獄設輪迴之報善者福而惡者禍理所當然直之升而屈之沉亦非謬矣蓋賢愚之異類若幽顯之殊途是乎不得其平則鳴匪沽名而昂譽放忘非法不道之戒故離罪以招愆出於自然本乎天性切念某幼讀父書蚤有功名之志長承師訓慚無經緯之才非惟弄月管之毫擬欲揮天門之翼每夙興而夜寐嘗窮理以修身讀孔聖之微言思舉直而措枉况玉壘之確論想激濁以揚清立忠貞欲效松筠肯棄老井同燕柳天高地厚深知半世之行藏日居月諸

洞見一心之妙用惟尊賢而似寶第見惡以如讐 伍飛父子之冤欲追求而死許既親秦檜夫妻之惡使欲得而生吞因東窗贊擒虎之言致北狩失迴鑿之望傷忠臣被屠戮而殘滅恨賊子受棺柳以全終天道無知神明安在俾姦回生於有幸令賢哲死於無辜謗見傍神豈比滑稽之士好賢惡佞實非迂濶之儒是皆至正之心焉有偏私之意飲三盃之狂藥賦八句之鄙吟雖冒大聰誠為小過斯言至矣惟神鑑之

王覽畢笑曰腐儒偏強耳耳雖然好善惡惡固君子之所尚也至夫若得閻羅做其毀孰甚焉汝若為閻羅將吾置於何地生曰昔者韓擒虎云生為上柱回死作閻羅王又寇萊公江丞相亦嘗為是任明載簡冊班班可考以此微之真君皆世間正人君子之為也僕固不敢希韓寇江三公之萬一而

夜叉引胡



迴看地獄

公正之心頗有三公之毫末耳王曰若然冥官有代而舊者何之生曰新者既臨舊官必生人道而為王公夫人矣王顧左右曰此人所言深有玄理惟其狂直若此苟不令見之恐終不信善惡之報而視幽明之道如風聲水月無所忌憚矣即呼綠衣吏以一白簡書云右仰普掠獄冥官即啟狴牢頌此儒生徧視泉局報應毋得違錯既而吏引生之西廊過殿後三里許自石洄高數仞以生鐵為門題曰普掠之獄吏叩門呼之少焉夜叉數輩突出如有擒生之狀吏叱曰此儒生也無罪閻君令視善惡之報以白簡示之夜叉謝生曰吾輩以為罪鬼入獄不知公為書生也幸勿見怪乃放閑揖生而入其中廣袤五十餘里日光慘淡冷風簫然四維門牌皆榜名額東曰風雷之獄南曰火車之獄西曰金剛之獄北曰冥冷之獄男女荷鐵枷者千餘人丈至一小門則見男子二

秦檜縛



于鉄床

十餘人皆披髮裸体以巨釘釘其手足於鐵床之上項荷鐵枷舉身皆刀杖痕膿血腥不可近傍一婦人裳而無衣懼於鐵籠中一夜又以沸湯燒之綠衣吏指下者三人謂生曰此秦檜父子與方侯高此婦人即檜之妻王氏也其他數人乃童惇蔡京父子王翻朱勛耿南仲吳玠莫儔范瓊丁大全賈似道皆其同奸黨惡之徒王遣吾施陰刑令君觀之即呼鬼卒五十餘衆驅檜等至風雷之獄縛於銅柱一卒以鞭扣其環即有風刀亂至透刺其身檜等體如篩底良久震雷一聲擊其身如薺音賈血流凝地少焉惡風盤旋吹其骨肉復為人形吏謂生曰此震擊者陰雷也吹者業風也又呼獄卒驅至金剛之獄縛檜等於鉄床之上牛頭者長哨數聲黑風飄揚飛戈衍突碎其肢體久之吏呵曰已矣牛頭復哨一聲黑風乃止飛戈亦息又驅至火車之獄一夜又以鐵搥驅檜等登

王氏坐



鐵籠中

俟尚地



獄受刑

三才正志傳

車以巨扇拂之車運如飛烈焰天作且焚且碾頃刻皆為煨燬
燼獄卒以水酒之復成人形矣且看下回如何

冥司中報應秦檜

是時綠衣吏又引胡生至觀滇冷之獄見夜叉以長矛貫檜
等沉於寒水中霜丹亂斫骨肉皆碎良久以鐵鉤挽而出之
仍驅於舊所以釘釘手足於銅柱用沸油淋之饑則食以鐵
丸渴則飲以銅汁吏曰此曹凡三日則徧歷諸獄受諸苦楚
三年之後變為牛羊犬豕生於凡世使人烹刺而食其肉其
妻亦為牝豕與人育雜食人不潔亦不免刀烹之苦今此眾
已為畜類於世五十餘次矣生問曰其罪有限乎吏曰歷萬
劫而無已豈有限焉復引生至西垣一小門題曰姦回之獄
荷桎梏者百餘人舉身挿并渾類蠅形生曰此曹何人吏曰
是皆歷代將相姦回黨惡欺君罔上蠹國害民者每三日亦

與秦檜等同受其刑三年後變為畜類皆同檜也復至南垣
一小門題曰不忠內臣之獄內有牝牛數百皆以鐵索貫鼻
繫於鐵柱四圍以火炙之生曰牛畜類也何罪而致是耶吏
曰君勿言姑俟觀之即呼獄卒以巨扇拂火須臾烈焰亘天
牛皆不勝其苦嗥吼躑躅皮肉腐爛良久大震一聲皮忽綻
裂突出者皆人視之俱無鬚鬢悉寺人也吏呼夜叉擲於鑊
湯中烹之已而皮肉融液惟存白骨而已復以冷水沃之仍
復人形吏請問曰此皆歷代宦官漢之十嘗侍唐之李輔國
仇士良王守澄田令儀宋之閻文應童貫之徒曩者長養禁
中錦衣玉食欺狂人主妬害忠良濁亂海內今受此報應劫
而不原也復至東壁男女以千數皆裸身跣足或烹剝剖心
或剉燒椿磨哀痛之聲徹聞數里是皆在生為官為吏貫污
虐民不孝於親不友兄弟恃負師友姦淫背夫為盜為賊不

奸臣地



獄受刑

周趙作判



斷秦檜罪

仁不義者皆受此報生見之大喜歡曰今日始出吾不平之氣也吏笑携生之手偕出仍至曜靈殿拜叩首謝曰可謂天地無私鬼神明察善惡不能逃其責也王曰爾既見之心已坦然更煩為吾作一判文以裒秦檜父子夫妻之過即命吏以紙筆給之生辭謝弗獲為之判曰

嘗謂軒轅得六相而助理萬機則神明應至虞舜有五臣以揆持百事而內外平成苟非懷經天緯地之才曷敢受調鼎持衡之任今照奸臣秦檜斗筭之器閭閻小人雖居宰輔之名實乃匹夫之輩鷹頭鼠目同至意以逢迎羊質虎皮阿和情而諂諛豈有論道經邦之志全無扶危援溺之心久占都堂懷姦謀而肆為僭分閉塞賢路固寵渥而妬忌賢良殘傷猶剽掠之徒貪鄙勝穿窬之盜既奉職師保而叨任處公台惟知黃閣之榮華

周趙赤心之左右欺君枉上擅行予奪之權嫉善妬能專橫竄誅之典奸究逾其莽操克頑尤勝斯高以梟獍為心蝎蛇成性忠臣義士盡陷於羅網之中賊子亂臣咸置於屠廝之上視本朝如弊醜通敵國若宗親鳴鷹啄架臂之人狹大吠秦牢之三好心迷暗受詭詞兀水之私盟克行荒殘害資將岳飛之正命悍妻王氏不言豹隱而言放虎之難愚子秦熿只願狼貪不願迴鑿之幸一家同情而檢惡萬民共怒以含齒寃雖使倖免乎賜誅其業報還教陰受數其罪狀書于張紙不能盡其詳秦此愆非歷萬劫畜生不足償其責合行榜示幽顯同知

生呈稟上王覽之大喜贊曰謙正之士也生因告曰奸回受報僕已日擊信不誣矣其他忠臣義士在於何所願希一見以適鄙懷不勝感幸之悅首而思良久乃曰諸公皆生人中

仙童引胡



史看天堂

閻王差吏



送胡迴回

為王公大人享受天祿三十餘次矣壽滿天年仍還原所子
既求見吾請躬導之於是登輿而前侍從者嚴生於後行五
里許但見瓊樓玉殿碧瓦參差朱牌金字題曰忠賢天爵之
府既人有仙童數百皆衣紫銷之衣懸丹霞玉珮執彩幢絳
節持羽葆花旌雲氣繽紛天花飛舞為嘯鳳唱仙樂鏗鏘異
香馥郁襲人不散殿上坐者百餘人皆冠通天之冠衣雲錦
之裳躡珠霓之屐玉珂瓊珮光彩射人絳綃玉女五百餘人
或執五明之扇或捧八寶之盃園侍左右見王至悉降階迎
迓迨主禮畢分東西而坐彩女數人執瑪瑙之壺擦玻璃之
盞薦龍睛之菓傾鳳髓之茶世罕聞見茶既畢王乃道生所
見之故命生致拜諸公皆答之盡禮同聲贊曰先生可謂仁
者能好人能惡人矣乃具席命生於右生謙退再三不敢當
賓禮王曰諸公矧子斯文故待之厚何用苦辭生乃揖謝而

坐王謂生日座上皆歷代忠良之臣節義之士在陽則流芳
百世身逝則陰享天恩每遇明君治世則生為王侯將相輔
掖朝廷功施社稷以輔維熙之治也言罷命朱衣二吏送生
還謂生日子壽七十有二今復延一紀食肉躍馬五十一年
生大悅再拜而謝及語諸公而出行十餘里天色漸明朱衣
指謂生日日出處即汝家也生挽二吏衣延歸謝之二吏坐
卻不允再三挽留不覺失手而釋即展臂而寤時漏下五鼓
矣

